

儿时的年味

□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李 伟

童年时代的年味是温馨、祥和的，过年的节日气氛也显得浓浓而欢快。那时，每到放了寒假，孩子们便充满着对新年的喜悦和憧憬，翘首期盼着新年的快快来到，爆竹声声，喜气洋洋，孩子们正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之中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吉祥如意、幸福安康。

腊月二十三，是传统的小年，吃过小年夜饭，各家各户就忙碌筹备年货过大年了，那时的年货多由大人们到街市上去买，再把采购回来的原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和风味小吃，腊货、鸡鱼肉蛋、年糕、米酒等应有尽有。那时过年，最忙的要数大人们了，首先要把所有被褥、衣物和蚊帐洗干净。再把灶台灶下，屋里屋外打扫干净，那时家庭生活虽然拮据，但每到过年，大人们也要为我和弟妹做上一身新衣服，买双新鞋，大人们尽量会把年货办得丰盛些，让我们能欢欢喜喜过个年。

其实，要说童年时代我对过年的钟爱，多半源于我对除夕夜那火爆场面的迷恋。每到除夕那天，父亲都要把亲手书写的楷书对联早早贴在屋里屋外的大门上，再把几个“福”字倒贴在屋门上，听说这样就可“福”到家中了。大年三十晚是最热闹、火爆的，准备就绪后，一家老少围坐在一年难得的丰盛餐桌旁，品味着特意准备的美味佳肴，一家老少温情浓浓，其乐融融。每次年夜饭家里都少不了做一盘鱼和一盘圆子，意味着年年有余，团团圆圆。吃过合家年夜饭，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等待新年钟声的到来，大人孩子围坐在炭火旁，喝着清茶，品味着可口的小吃，感慨着对即将过去一年的留恋，同时，辞别旧岁，也是对即将到来新年的憧憬。

除夕12点一到，便是最热闹的放鞭炮接财神的时候了，不知谁家率先点燃了“百响电光炮”，刹那间炮声震天，此起彼伏，好像比着谁家的鞭炮最响，各种各样的花炮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、五彩缤纷，有呼啸着冲上天的，还有的蹦着扭着满地乱窜的，除夕的年伴着浓浓的寒夜，只有烟花爆竹的光影像是狂欢的精灵，绽放着人们的喜悦和对新年的期盼。大年初一清晨，家家户户又要燃放鞭炮，叫做“开门轰（红）”，这样从零点开始，鞭炮便噼噼啪啪响个不停，远远近近、疏疏密密一直延续到天亮。大年初一，很早就有人来家拜年，亲戚中，晚辈给长辈磕头拜年，平辈互相鞠躬问安，邻里也来拜年，大人们吃着瓜子、糖果、喝着清茶互致问候。一个春节下来，长辈们给我们的压岁钱几十元不等，我们再用这些钱购买自己喜爱的东西，那时，儿时的我领悟到童年时代的年味是温馨浓浓的。

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现在我对过年的感觉似乎愈来愈淡漠了，童年时代天真欢乐的那种感觉已渐渐找不到了。然而，童年时代刻下的过年梦，已经锁进我美好的记忆中。

母亲，老了

□利辛县教育局 武志刚

因为偶然和必然的原因，我外出几天，昨晚回来立即前去看望母亲，猛然见到时，我惊呆了，竟无语凝噎，突然间感觉：母亲，老了！

母亲明显衰老了很多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：头发更加苍白了，面容更加憔悴了，步履更加蹒跚了，精神更加颓废了……母亲，明显老了……

我的母亲，温柔美丽，善良大方；她育有7个子女，教子有方；她勤俭朴素，善于持家；她一生辛勤劳碌，积劳成疾……

那时还是生产队，父亲要去教书，而且他体弱多病，不能干重活，全家就靠母亲一人挣工分、分口粮，所以，从幼时起，眼里看到的就是母亲忙碌的身影，从早到晚，家务活、庄稼活……全靠母亲一人，她的手终年红肿着，尤其是到冬天，就裂出一个个口子，严重时还会渗出血迹，就这样她还是没有停下，她要把这个家操持好，母亲很要强，她不会落在别人后面，不会让别人看不起！

父亲是个教师，他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，更不用说我们姐弟的学费和生活费了，母亲恨不得把一个钱当成两个、三个来用，她尽量节省，压缩不必要的花销，但对左邻右舍，却从不小气，谁家有困难，她都是主动帮助；她从来不舍得为自己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每到过年，却让我们姐弟都穿新衣。我们姐弟之所以有现在的勤俭，全是从母亲身上学来的。我们姐弟之所以有这样的待人接物、为人处事的态度，全得感谢我的母亲！

父亲去世时，我刚工作一年，四姐在读大学，弟弟还在读高中，母亲知道高昂的学费、生活费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她更是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，她要撑起我们这个残缺的家。

就这样，母亲不仅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让地里的庄稼收成很好，她不仅维持好家庭开支和人情往份，更让姐弟顺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。她顽强地撑着，一天天，一年年……母亲的手指、脚趾，都严重变形，膝盖也患有严重的骨质增生，长满了骨刺，走起路来都疼痛难

忍，母亲老了！

一年暑假，阴雨连绵，院里长满了青苔，母亲一个趔趄，摔倒在地上。这一摔，对年轻人可能不算什么，可年老体衰的母亲竟股骨头断裂，我们从外地请了最好的骨科医生，换了当时国内最好的股骨头，但是，母亲走路依然不能离开拐杖。

母亲，真的老了！

牙齿也老了，她吃饭时再不能像教我食不露齿那样温婉地细嚼慢咽；耳朵也老了，她怕别人听不到她的话再也不能像教我一样轻声细语了；腿也老了，她因为终日劳作而有的八字脚越来越明显了，步履再也不能像教我一样轻盈……

母亲，真的老了！

就在我外出这几天，母亲不小心闪了一下，疼痛难忍，遗憾的是我不在家，姐姐、姐夫们陪她前去医院做了CT，竟然是肋骨损伤，而且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，只能静养，我心伤悲……

母亲，像花儿一样美丽，像彩虹一样缤纷，像海洋一样宽广，像磐石一样坚硬，像绸缎一样柔软，母亲既弱小又勇敢，既温柔又坚忍，既平凡又伟大。我的血脉传承自我的母亲，我的性格传承自我的母亲，我的涵养传承自我的母亲。

慈母仍在，时光正好。想来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。母亲，不要让您的岁月走得太急，当我们有能力照顾你的时候，请一定多留一点时间给我们。世界再大，没有您也不完整……

岁月啊，求你别伤害母亲，她是天下最美丽、最善良的女人！

冻豆腐

□淮南市第三中学 顾正龙

每到腊月，一过腊八节办年货的节奏就明显加快了。且不说谁家富裕一些，谁家过得紧巴些，在办年货中最为独特的，就是准备冻豆腐，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家住在淮河岸边，出产豆腐的故乡，平时就吃惯了这个名副其实的“素中荤”，不仅是填饱了肚子，也是品出了平淡生活的一种满足。加上淮河两岸水分丰盈，长出来的大豆格外丰满，制作豆腐的手艺又是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做出的豆腐自然味道鲜美。腊月的村路上，卖豆腐的人或挑着担子，或骑着自行车，刚喊出第一嗓子，买豆腐的乡亲就拿着锅碗瓢盆排起了长队。李奶奶迈着小碎步缓缓走来；周大嫂不改风风火火的脾气快步赶来；隔壁的小光一步一跳地跑来……寒冬腊月，地里能吃的新鲜蔬菜本就不多，家家户户都把冻豆腐当作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，而能否买到新鲜的水豆腐冻起来，便成为繁忙农事之余一件牵动着每一个乡亲心的“大事”。

冻豆腐大概是最简单的活计了。将买回的新鲜水豆腐用刀切成大小为三厘米左右的方块，然后摆在竹筛子上放到户外，或是大水缸上，或是青石板上，或是房顶上……冻到有八成硬时，再放到硬板子上摔打几次，让冻在一起的豆腐一一分开，扣在盆子里继续冻。这样，整个腊月最起码有一个保留菜，也可以跟其它菜搭配着来吃。不挑不拣，随遇而安——这可能也正是豆腐受欢迎的原因吧。遇到雨雪天，烹调时直接放入猪肉就是一道荤菜，加入黑叶白菜就是一道可口的素菜。一家人围坐一桌，吃着那布满芝麻粒大小蜂窝孔、吸满了美味汤汁的冻豆腐，美味无比。若是再加入一些红辣椒，又会吃得大汗淋漓，浑身一下子就暖和起来。

冻豆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忘却的记忆。朔风劲吹的冬月，伴随着浓浓年味的袭来，打豆腐、冻豆腐、吃豆腐成了过年不可缺少的“节目”，尤其对于淮河两岸的人来说，过年不吃冻豆腐就好像少了些什么。

冬天的童话

□阜南县第六小学 王德钊

风，将母亲的头发变白

雨，在嬉戏沟塘里的一群白鹅

建筑工地，这不好完成的作品

即便热火朝天的干劲

也只好用白盖住

一棵树上
留不住儿时的欢笑
童声也在减少

十字路口
我每天走过它
为收到雪的回信

蝴蝶，我在梦中看见
——这是我需要的白蝴蝶

一抹飘红醉三秋

□汪厚明

一抹飘红、一抹金黄，一抹鲜橙，如天边多彩的云霞。一时间，把山涧小溪、大地山岗染成五彩缤纷的世界。一棵棵，一株株，层层叠叠，团团簇簇，像燃烧的火焰。气焰嚣张，如火如荼，把大自然的气魄与壮阔舒展开来。

徜徉在红枫的世界里，仿佛置身于红色的海洋中，霎时被你那迷人的色彩所折服。你那一抹醉人的红颜，风情万种，生机盎然。我在初冬的阳光中欣赏着你，欣赏到你一身流红，与阳光相互交融着流淌的那种美，是如此热烈，如此浪漫。仰望着你，豪情满怀，激情澎湃，吐露着芳香，让我真切地读懂一首千古绝唱的诗赋，一首“枫”情而又浪漫的童话故事。

就在欣赏你的瞬间，我突然被你那醉人的火焰而感动，这是一团爱的火焰，生命的火焰，熊熊燃烧的火焰。顷刻之间让我无语失措，再也迈不开游览的脚步，就这样，与你相对、凝视、低语……倘若换个浪漫的心境，把红叶贴在脸上，来个飞吻，用亲切的情感陪伴你，心灵与红叶交融，与你一起浪漫，让爱进入梦幻；一股清新的情感，自然而然地沁入心脾，将心中所有的私心杂念，一扫而空，只留下那醉人的红色。

山风吹来，枫叶像雪花般起舞，洒落一地。枫树下、小溪旁、山坡上，像铺上红色的地毯。她那轻盈的舞姿，飘飘荡荡，宛如天女散花。无需彩笔描绘，泼墨自如，像流动的溪水，似跳动的音符；那沙沙落叶声，如天籁之音，回荡在山谷，独守着那份温馨，多情、静谧和梦幻。只是这满地的诗还没吟完，那首就迫不及待地飞出醉人的诗篇，这醉人的诗篇还没有检完，微醉的声音已在那边吟唱。我泼墨的手总是跟不上节拍，来不及绘制出她那流转的画面。只能用清雅飘逸的语言，编织出绵绵的情思，在柔和的笔端里，把所有情感付诸于点燃的文字中。

登高俯瞰，纵目眺望，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致。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如一幅巨大的画卷。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……浑然一体，光彩夺目，美不胜收。尤其是那一株株耀眼的红枫，举起她那燃烧的火把，宛如浓烈的红焰，与天光融为一体。“衰草凄凄一径通，丹枫索索满林红”，我已分辨不清哪是红叶，哪是红霞，哪是天光。那渗透心灵深处的红色，是热血般浓烈的红，那是一种足以让生命跳跃的红。吸引了无数香客橙色的目光，也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我那静观美景之心随之狂热起来，不由得神思飞扬，仿佛在仙境中欣赏“不是春光，胜似春光”的美景。

我喜欢红枫那一抹飘红，更喜欢她那清新自然、浓烈奔放、朴素和执着的信心和韧劲。她那朴实的美，丝毫不逊色于富贵的牡丹。她总能以独特的豪气与宏大引领季节的风骚。虽然没有桃花那般娇艳，但是，她总能以一身红装穿越在时空的四季。落落大方地生长在各种气候，各种土壤里，在大地山岗炫耀自己，让昙花一现的鲜花所嫉妒。秋风霜冻不能使她落寞，把满树醉人的红颜呈现给大自然，给初冬带来春天般的生机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即便是在瑟瑟的冬雪中回归故土，她也会滋润土壤，来年把她那一抹飘红奉献给大地人间。

随着隆冬脚步的临近，红枫铁骨铮铮，似乎挺起她那傲骨的胸膛，和她坚韧不拔的毅力，迎接风霜雨雪的洗礼。我钦佩她的傲气，从中感悟到生命自强不息。想象一下，仿佛又是一年春来早，让我看见红枫枝头上又挂起嫩绿的新芽，这满树的嫩绿，正是红枫生命的轮回与延续。仿佛使我又看见她那一抹醉人的飘红。